

[长篇小说] 瓷器易碎 爱情难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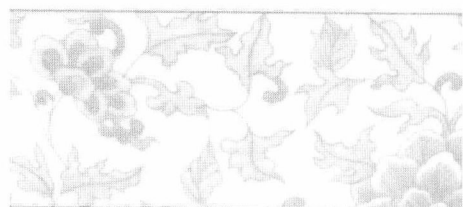
陈玉慧^著

CHINA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陈玉慧 著

CHINA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FONGHO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CHINA/陈玉慧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14-05771-6

I. C…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4745号

书 名 CHINA

著 者 陈玉慧

责任编辑 伍 月

文字编辑 杜牧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62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771-6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瓷器之别致而残缺者，使人可惜；玉器之完全而恶劣者，使人可嫌。世之君子，宁可令人可惜，毋使人可嫌。

——江浦寂园叟（清代 陈浏《陶雅》中卷）

德累斯顿，一七六三年，十一月八日

塔杭德（Tharandter wald）森林，早上七点，有雾，天色仍昏沉，第一道曙光才刚刚出现。

有人已量好距离，10米，我站在靠湖的这边，魏伯曼站在对面，旁边有一棵树，他们站好后，枪支就各自交到我们的手上。对方近视，有人事前特别告诉过我，那人说，别怕。

我并不怕，仿佛我已不是我，我只是来代替自己出席。

是我先开枪，我扣动扳机，第一颗子弹偏了，打到树干上，然后是对方开枪，“轰”，我应声而倒。我的意识很清楚，我知道我倒在树叶上，泥地很湿。

我中弹了，可能是大腿靠近鼠蹊处。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别人踩着树叶跑过来，有人讲话，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还在设法站起来，却逐渐昏迷过去。

德累斯顿，一七六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其实，我可以为她而死，在那天之前，我曾经这么认为。

如果这世界上有一见钟情这种事，那么我便是一见钟情。命运由不得我思索便替我做了决定。去年的那一天，她缓缓地由一名女仆陪伴，走进客厅，风情万种，而我便是那名笨拙的来客。

德累斯顿来的矿物学家、艺术爱好者，我腼腆地介绍自己，声音略低。

她微笑着再问一次我的名字，她念出名字，像念着密码，仿佛从此这个名字便有了意义。那一天，我受邀来鉴定她的珠宝。

“您无法想像我如何深感荣幸，对于您肯前来一访。”

“我会试着发挥我那鲁钝的想像力。”

她的笑容像没有预警的闪电，闪过我的心底。

她叫爱伦娜，是魏伯曼的新婚妻子。魏伯曼并不在家，她单独接见她邀访的客人，我一直认为，此事并不寻常，但有可能我多心了。

“我的丈夫打猎去了，您知道，他猎性成疾，最近应该是猎野兔的好日子。”

为此，她致歉，并说，专程打扰，其实并不在乎宝石的价格，只是想知道该如何保管它们。我们坐了下来，我一一替她细看和说明，她随后请我喝茶并万分致谢。我起身离开时，她送客送到大门，当时，我刻意放慢脚步，她向我挥手告别，她那恍惚的神情使我情不自禁多看了两眼，然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刻别过头去。

“但愿老天保佑您，也但愿我还有机会能请教阁下。”

“亲爱的夫人，您毋庸客气，只要您需要，我一定竭诚效劳。”

一个月后，她的女仆为她转交来一封信。她想请我再为她鉴定另一颗珠宝。我自认为义不容辞，立刻去了。我致上吻手礼时，她拿起我的右手置于她的胸前。一切如此自然，就像水往山谷流去，鸟在高空飞翔。我们在置放家具的储藏间激烈地做爱。

一直到她丈夫魏伯曼发现这件事为止。



德累斯顿，一七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有时清醒是一件痛苦的事。

逐渐清醒。

躺在家中的床上。

医生朋友赛德先生为我用镊子把子弹夹出，我已完全喝醉，但仍记得自己痛苦异常，不停地抽搐着。

埃布尔兹堡的冯希德芬男爵来访，我有点受宠若惊。

难道冯希德芬是一个雪中送炭的好人？

我以前错估了这号大人物？

我们从未谋面，他本人亲自来访也未免过于突兀古怪。为了探访我区一介矿物学教授，男爵搭乘华丽的马车，带来德累斯顿节庆蛋糕(Stollen)和麦森瓷具。

男爵也带来一个天大的消息。

“何不做个远行？离开这里，对你只有好处。”

他在嘘寒问暖之后，小心试探，因首度相见，不但身段放低，语调也很柔和。我突然对这席话心生感动，一段时间以来凄凉的心情稍获缓解。

男爵又问起我的伤势，什么时候可以完全复原。他语调真切，体贴细心，仿佛是全世界与我最亲近的人。

“我们打算请您到远东做一趟旅行。”

“啊哈？！”

我被这个说法吓了一跳，等着男爵继续发挥，对方似乎已做过缜密的思索，好整以暇地说着：“埃布尔兹堡(Albrechtsburg)会资助旅费，到

时事成回国也有奖赏。”

“如果您加入我们的阵容，我们势必紧紧站在一起，我会提供所有的援助，您知道，7 年战争刚结束，窑厂百废待兴。”

“我万分荣幸，也确实无法拒绝您的好意，但我可以为麦森（Meissener Porzellan）做什么？”

“从现在开始，您便是麦森的一员，正式的职称可以再商量，麦森每年会支付您 300 泰勒（Thalers）的年金，还不包括您的旅费。”

自从决斗受伤后，我大感孤单无助，仿佛被人遗弃在世界的一个阴暗角落，而按照男爵的意思，如果愿意为麦森前往中国，不但埃布爾茲堡，或许连奥古斯都三世（August III）也会站在我这边。

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安慰我的心情？

曾几何时，我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连莱比锡大学的教职也被迫取消，这是始料未及的事，而加入麦森便是加入一个团体，如果要改善势单力薄的人际关系，这一定是一条路，一条我从来没想过的路。

“中国？你是说那个发明瓷器的中国？”

“是的，那个瓷器中国。”

冯希德芬提起奥古斯都三世也对麦森瓷窑有重大期许，而他是 by 奥古斯都三世任命的麦森瓷厂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他发誓要再度使麦森成为全欧洲最专业和最杰出的瓷器制造厂。

“哪天我给您看一件瓷器，您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虽然这个信息突如其来，目前狭窄受伤的心尚不足容纳，但是，潜意识中的阴霾已远去，那双沉重和肿胀的腿也顿时轻快起来。

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快步走上几里路。



冯希德芬没说的是，奥古斯都三世并不像他父亲那么狂爱瓷器，并且战后他需要大笔资金，他如果期待麦森瓷艺能突飞猛进，无非只是希望瓷器能再像从前那样获利。

德累斯顿，一七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冯希德芬派来马车接送我前往他在易北河畔的庄园。

腿伤已逐渐好转。

二话不说，我放下一切，搭乘男爵的马车前往，对豪华的座车印象深刻。

我拄着拐杖和男爵在庄园里散步。

冯希德芬的庄园就像一位伯爵应有的庄园那么壮观。

他在庄园里养了许多奇异花草和野兽。

我们在易北河上泛舟，男爵以无比的热情招待我，似乎已做好所有的准备来说服我去中国。

他送了两本书给我，一本是由狄德罗（Diderot）等人编撰的法国的《百科全书》，一本是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我早听说前书在法国已被禁，对男爵能取得该书颇感惊讶。

“您还年轻，还有体力去冒险，像我，一直很想成行，但条件就不允许。”

男爵诚恳地看着我，自从见过一面后，他似乎已把我当成无话不谈的好友。

他说，毕竟从来没有人知道那些《东方见闻录》的真假，世界这么大，如果能亲眼一见，增广见闻，这样的人生才了无遗憾。我越来越觉得，一

直在游说我的男爵对这趟冒险游历充满向往和渴望，我突然不明白为何他自己不成行。

“您还没有子嗣，不会知道，孩子仰望您的眼神，将使您舍不得，放不下。”他说。

“噢，我一直以为还有别的眼神更使人难以放下。”我说。

“要是您能真的走一趟，不只为麦森，您将可以为我们的子孙留下更重要的见证，还有，也不止于瓷器艺术，您若到了那里，沉浸于中国文化，大可将那宝贵的文明引介给我们这些野蛮人。”

男爵以手指沾口水，一边快速地翻开那本《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提到中国瓷器的人，您看看这一章。”

男爵神采奕奕地说着，他的眼睛发出光芒，“Tingui 城，黏土，真不敢相信，这是 1270 年的事情了。”

回到庄园，男爵手抱着一只北京狗，往前带路，要给我看他收藏的瓷器。他有几只中国青花瓷，好几件日本伊万里的茶具和碗盘。他再度送了一只麦森仿中国的瓷碗给我。

“我们知道您是矿物学家，也知道您喜欢瓷器，您是否有兴趣为麦森继续做点研究？”

“啊，兴趣是有的，研究则谈不上。”我说。

战乱这些年来，我确实对瓷器颇感兴趣。我告诉他，我曾经在一位地质学权威迈亚先生那里取得了不同的高岭土，不但是地地道道卡洛斯菲德（Carolsfeld）来的石块，连麦森使用的石灰土（Feldspar）我也有机会亲眼一见。

“您可真是深藏不露，连对瓷土也这么了解。”

男爵略显口齿不清，他清清喉咙，调整一下思绪。



“我热爱瓷器，这刚好是事实。我知道，早在半世纪前，贵厂便已破解白瓷的秘密，这秘密便是高岭土。”

“没错，我们已找到了瓷土，不过，这已经不是秘密，别的窑厂可能也找到类似的土了。”

男爵随后为我斟酒，那是他的庄园园丁自己酿造的白葡萄酒。我才喝一口，便知道那是少有的美味，真不敢相信，埃布尔兹堡还有人酿制这么好的酒。

男爵也提起往事：1709年，由贝特格所烧制的第一件硬质白瓷出现了，此事在欧洲王室造成极大的震撼，这一向是麦森最大的骄傲。男爵回忆着，并再度将半满的酒杯递给我。

“但那是陈年往事了，我们不该沉迷于过去。”

我以前便听说过那位叫贝特格（Johann Friedrich Boettger）炼金师的悲凉和神秘的人生故事。那人被奥古斯都强王囚禁在埃布尔兹堡内，成天在窑火前埋首研制，不眠不食，除了烧制瓷器便是借酒浇愁，最后因过劳及酒精中毒而死，死时才37岁。

“伟大的法国还不会烧硬瓷？”

“到目前为止，塞尔夫烧的只是软瓷，但软瓷的上色和彩绘十分柔美……”

冯希德芬举杯敬我喝酒。

“向贝特格致敬，为贝特格喝一杯。”

“为贝特格喝一杯。”

“您听说过庞巴度（Madame de Pompadour）夫人吗？”

“当然。”

“她便是塞尔夫的灵魂人物，听说她也发誓要把塞尔夫改造成欧洲

第一窑。”

我把所有的信息放在一起，猜测一个结论。

“麦森遇到劲敌了？那便是塞尔夫（Manufacture de Sèvres）？”

“没错，尤其是塞尔夫。”

尽管当年奥古斯都强王将贝特格和制瓷技工全数软禁在埃布尔兹堡内——这制瓷技术可是最高国家机密，但9年后，机密仍被盗出，现在欧洲窑厂越来越多，麦森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了。

男爵似乎陷入时间之流，眼神飘落远方。许久，这才又说话。

“在过去这7年战争中，麦森为普鲁士敌军制瓷，技术并没有进步，反而是塞尔夫异军突起。”

本来，法国的凡参瓷窑在杜伯兄弟的合作下，结合铁、金、铜的技术，在绘瓷上面，已突破了麦森的传统，色彩和风格都非常华丽，令人眼花缭乱。而路易十五世的情妇庞巴度夫人将凡参窑址迁往巴黎的塞尔夫后，塞尔夫的瓷器更上一层楼，市场优势已超越麦森。

冯希德芬提及，麦森不得已只好从法国聘来调色大师。

但是塞尔夫最近推出的作品让他们更为惊异，风格上不但已扬弃过去的东方风味，还更多地凸显了法国皇家的华丽，远远背离所谓的麦森风格，冯希德芬摇摇头说，瓷界现在竟然有很多人认为塞尔夫已取代了麦森。

“这些话说得太早了。”他不胜唏嘘。

但冯希德芬承认，前几个月，麦森到巴黎参加瓷器展，结果令人失望。麦森的瓷器最高价钱只能卖二百多里佛尔（Livre），比塞尔夫低了好几倍。他承认的是：市场便是声音，价格会说话。

因此，男爵认为，法国在远东的传教士可能在中国为塞尔夫获取了更先进的瓷器秘密。至少，多年前，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长期在景德镇传教，已从那里获知不少制瓷秘密，



这些秘密早已公开。不过，殷弘绪当时认为，欧洲高岭土应只产于马耳他附近。

“这是为什么我找上您。”

冯希德芬又回到主题，以锐利但有些倦意的眼睛看着我。

“在这之前，我得先给您看件东西。”

冯希德芬要人取来一盒木箱，他亲自把木箱打开，拿出一只青色花瓶，他小心翼翼地捧着给我看。

那一刹那间，我被那只花瓶之美惊吓住了。

那只青瓷如此光滑，简直像发着光的宝石，又薄如纸，我轻轻敲着瓷面，竟然发出如乐器般的声音。

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我只知道，这花瓶来自中国，是奥古斯都二世一生最爱的瓷器之一，如果麦森能拿到这个瓷器的配方，您则功德无量。”

“不过，我们知道，此瓷制于几百年之前，可能不易取得仿制配方，那么，您要肯为我们寻觅任何麦森所不具有的工艺，即便只是不为人知的细节，只要您认为对未来发展有益，我们亦万分感谢，您亦不虚此行。”

男爵把花瓶收了起来，他打量着我，似乎在等着我的反应。他把我请到餐桌前，唤来仆役为我斟满一杯酒。

他可能看出我有点犹豫，开始询问我是否只有兴趣在大学教书。我告诉他，我也可能到炼盐厂去做文职工作。

我尚不知爱伦娜获悉此事会有什么反应，但我既无法询问她，也不必再询问她。人生走到此时此刻，已非自己能做决定，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更大的力量在牵引着我。

在离开冯希德芬庄园前，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依稀记得男爵的说法，麦森的工艺师亨格（Christoph Konrad Hunger），他和窑厂总监史托兹（Samuel Stölzel）联手，趁贝特格酒醉后，偷走了制瓷配方，他们一路逃到维也纳。维也纳宫廷对这从“天降”的机密非常珍惜，立刻要宫廷大臣巴奇耶（Claudius Innocentius du Paquier）为他们二人开设欧洲第二座制造硬瓷的窑房。巴奇耶本人也常年研究制瓷秘方，他多年来按照殷弘绪教士从九江流转出来的两封信所说的来实验，但都没有成绩，对亨格和史托兹的前来简直欣喜若狂。亨格和史托兹虽声称拥有秘密，但却制造不出硬瓷，可能因为高岭土不同的缘故。而随后罗温芬克（Adam Fridich von Lowenfinck）也跟着出走，虽然罗温芬克也对缅甸国王声称他拥有麦森的硬瓷秘密，缅甸的奥斯汀帝也为他花了重金成立海希特瓷窑，但他们都未能制造出麦森质量的瓷器，充其量只能说是麦森的仿品，说穿了就是法安斯瓷器（Faience）罢了。

翻开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神奇的是，居然正好翻至此页：“顺着河川往北，抵达唐固（Tingui）城，谈起瓷器的制造，方法是采集特殊黏土，那些黏土堆积如山，经过30年或40年的风吹雨打，土质逐渐变得细腻……市镇上的市集贩卖着瓷器，我以威尼斯的1罗逊币买了7只碗……”

巽他海峡，一七六四年，九月五日

自从在乐里昂（Lorient）上船后，身上虽然有只表，但早已不知今夕何夕了。



船一直走得很平稳，抵达曼德哈岛之前，海浪大致平静，没想到要靠近曼岛时，暴风雨突降，船只颠簸不已，人们几乎无法在船上走路，许多人开始严重晕船，我也不停呕吐，四肢无力，像生了一场大病。

到达非洲好望角前，已有几个人犯了坏血病，无声无息地，也没有仪式，尸体便被丢进大海。当初，在男爵的建议下，我带了一棵小柠檬树上船，但几粒果实没多久就被人偷走，只能暗中祈祷坏血病不要降临在我身上。

我在船舱下听到甲板上发出巨大的噪音和不安的走动声。我试着安静下来学习中文，但船上的鼓噪声越来越大，人群慌乱的走动声，使人心神不宁，我勉强站了起来，穿上外套，走上甲板。

原以为又有人因坏血病死去，正要被丢入海里。发现原来是耶稣会士贝候被人抬着，正在奋力挣扎，几位船长的亲信打算将他丢入海里，船长毕古涨红了脸，指着贝候吼叫。

“你再敢告诉我这船要怎么行驶，我就敢把你丢下去。在这船上，我是船长，我说的算数，你明白吗？”

贝候嘴唇发白，瘦弱的身体被两名壮汉拉扯着，已不再挣扎，他费力地说话。

“您，您，您可以不相信我，但不应该不相信科学仪器。”

“去你的科学仪器，你们这些三分仪、六分仪，有什么用？船颠簸得这么厉害，你怎么测量啊？”

“我用的不是六分仪，是最先进的航海八分仪……”

贝候说话声音有气无力，好像喃喃自语，他的表情惊吓，头发凌乱。

“我倒想知道，有人信你们耶稣会的仪器吗？”

船长把目光扫向甲板上的群众，大家都噤若寒蝉，不少人摇着头。

人群已分为两派，但多数人相信船长，少数人才相信耶稣会士。我只

好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他现在没再说话了，让他活命吧。”我说。

船长毕古看了我一眼，沉默了一会，终于不置可否地离开了甲板，那些人也终于把贝候丢了下来。

冯希德芬男爵认识一位去过远东的朋友，那个人多年前曾到日本收购瓷器和生丝，他和法国的政界、商界人士关系不错，出面游说一名巴黎耶稣会高层人士，那位耶稣会人士正在安排三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的行程，于是将我插入这一中国小组，我是他们三人的随从，负责照料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三人中，王致诚和李乐蒙是画家，另一位便是精通钟表工艺的利摩日（Limoges）传教士贝候。

我们在乐里昂上船，同行者有一百多位旅客，大多是要到远东做生意的商人，也有几位是法国海军军官，被派往远东工作。

船长毕古是不列颠人，来自诺曼底，他已有多次前往远东的航行经验，他说他曾去过中国。

“啊，那野蛮的地方！”

他说他不会想在那里久住，因为那里的人不知道红酒、面包为何物。他留着大胡子，戴着黑色礼帽，看起来很有船长的威严。

“仅仅食物，我的法国胃口便受不了，他们吃各种动物，你们看得到的东西，他们全吃。”

我现在才知道，贝候不只是杰出的钟表制作师，他对航海的天文测量仪器和天文学也很在行，如数家珍，他此行便自备了一个大仪器，整天对着星空测量。他曾花了一个上午对我解释航海八分仪的用法。

海上生活，日复一日，漫无边际，单调乏味。除了自修中文，我也向王致诚教士学素描，我为海鸥画画，为船上的水手画个不停，越画越有兴趣。

就在我把藏起来的一粒发烂柠檬丢到海里后不久，很不幸，坏血病也



找上了我。

先是疲倦异常，几乎什么事也无法做，几周后，我苍白得犹如鬼魅，头发不停掉落，简直已病入膏肓。所幸，船已抵达好望角。我很快找到沙土，把身体埋到土里，病情才大幅好转，没过几天便痊愈了。

这艘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抵达巽他海峡，但是前几天却遇上台风，船从一个小岛漂荡到另一小岛，不但无法靠岸，且分分秒秒都面临覆没的危险。今天已风平浪静。

我还活着。

头发长至肩膀以下，胡子也可以束成一把，身上的衣物已十分破旧，缝在内衣和外套里布的西班牙金币都还在。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一生有可能不会再看到爱伦娜了。

在听了贝候冗长的解释后，我归纳出他的方法如下：要测量两颗星的角距，需将仪器置于两颗星之间，以望远镜瞄准其中一颗星，然后，转动指标，直到第二颗星与第一颗星的图像重合，这时，从光学度量计算便可测知两颗星的角距，由分度弧上的读数也可知道所在地的位置。

巽他海峡，一七六四年，九月七日

投入他人怀抱的爱伦娜，我无法多想她最后一次的眼神，那深陷的大眼睛里似乎没有光彩，空洞，灵魂不再存在。是否她已放弃了我？或者放弃了她自己？

“如果我不爱你，我会站在这里吗？”